

叶舟:敦煌是我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



叶舟接受现代快报读品周刊专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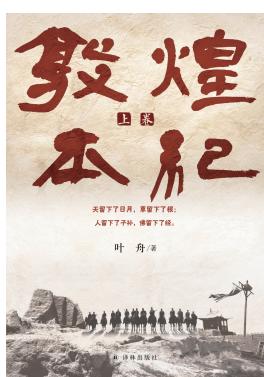
1

“2016年年底，我从扬州赶往南京的禄口机场，眺望着车窗外的那一轮落日，突然觉得它竟然像一介少年游侠，先我而去，奔向了敦煌。”在那一刻，叶舟终于为自己酝酿十六年的一部作品找到了开头。由此，《敦煌本纪》开始了。

这部刚刚入选第十四届茅奖十部提名作品的《敦煌本纪》，日前随叶舟再次抵达南京，同时廓开了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直抵西北。

评论家汪政认为，要真正读透一个地方的历史、以文化的方式参透一个地方的古今，必须通过阅读。“阅读《敦煌本纪》，最能理解河西走廊这一脉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伟大意义。”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
记者 王凡 张垚仟
实习生 孙笑寒/文
牛华新/摄



《敦煌本纪》
叶舟 著
译林出版社

2

对于叶舟而言，敦煌是他生活与写作频繁抵达的城市。

“河西地区的四郡两关其实是我多年来写诗、写小说、写散文，我的灵魂，我的诗意图，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一片疆土。一个成熟的作家一定有一片可以落地的，可以万物生长的，可以闻见四季轮替的疆土。”

如今，叶舟并不记得当初第一次是哪年哪月来到敦煌，但那种自发的、懵懂的少年旅行，却为他的“宿命”埋下了种子。在19岁写下关于敦煌的第一首小诗之后，叶舟陆续出版了《大敦煌》《敦煌诗经》《蓝色的敦煌》等一系列关于敦煌的作品，体裁包括了短制、抒情诗、长诗、诗剧、散文等。2000年的大年初一，叶舟独自逗留在莫高窟下，徘徊在宕泉河畔，动了要为敦煌写一本大书的念头。

“我秘密地发愿，将来一定要用一个大部头，用部长篇小说，去描摹整个敦煌的威仪与不朽，让她凌空独尊，卓立天际。”

“自从我发愿写这部大书，我就在想，莫高窟的这些窟是怎么来的？是哪家哪户在哪个年代，遇见了怎样巨大的槛走不过去，要拿出一大笔资金在沙砾的岩石上开凿一眼洞窟，他许了什么样的心愿？”

带着这样的疑问，叶舟开始了十六年的酝酿、构思与准备。

他先得了解沙洲城。“明朝的时候闭关锁国，不许到西域去做贸易。到了雍正三年，雍正皇帝重启塞防、重开贸易，当时沙洲城也没有多少人。朝廷就从现在甘肃、宁夏、青海等地，迁去了2900多户人家，去了敦煌，去了沙洲城。人们一边耕种，一边守卫边防，慢慢繁衍起来了。”

为了写莫高窟里面的这些故事，叶舟重建了一个沙洲城，“我设计了一个沙洲城，把每一条街道都写下来了，它的火城庙在哪里，它的集市在哪里，县警察局在哪里，复原了一张地图，包括街道上的这些林林总总，每一个店铺，我都设计出来了。”

2

《敦煌本纪》是首部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长篇巨制。讲述了1910年至1938年间三大家族跨越半世纪的命运沉浮，说尽河西走廊的来路与归途、前世与今生。

叶舟形容自己的小说是为河西走廊“除锈”的。“辛亥革命以后，河西走廊地区是无人提及的。我查阅了很多民国时期的报纸，有一位老先生在报纸的专栏上形容西北是一片‘锈带’。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下子就惊呆了，那时整个西部被这个国家所遗忘。”

“我为什么说我的小说是来除锈的？至少在那样的环境下还有一波滚烫的少年逆

风而去。他们骄傲而沉着，寡言笑，重然诺，轻生死。这一帮马革裹尸的少年英雄，抱成团来干一件事。这可能就是除锈的过程。”

叶舟所描绘的，不仅仅是一群少年的故事，更指向了民族性格的命题。他笔下的西北，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，更是文学和精神意义上的。“我想中国文化一定有它最原始的精神性的东西，它不在都市，它一定在边疆，它是原生态的，是野蛮的，它是赤裸裸地放在天地之间的。我想我的使命就是重新发现边疆、重新发现中国少年时候的那些可爱、那些美，那些少年的奔跑，少年的义无反顾，哪怕是死，这些精神性的东西。”

敦煌不仅仅是叶舟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，在他看来，要理解中国就必须懂得中国的西部。

“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最灿烂的一段，所谓中国概念的性质、中国疆土的性质，在西北完全是由河西走廊支撑起来的。河西走廊其实就是整个中国西部的一根脊梁，没有它，整个西部是坍塌的。”

描写敦煌的优秀作品已经有很多，而叶舟希望能够写出一部最契合西北气质的作品。“敦煌包罗万象，她不只是一种思想，还是重要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，小说和诗歌也从未缺席。但是，读得久了，思考深了，我渐渐地觉得不过瘾，因为太多的悬疑、猎奇、玄幻和穿越加诸其身，让敦煌虚悬，弥望无边，几成一片海市蜃楼也。”

3

叶舟坦言，写作109万字的《敦煌本纪》对于他而言，既是挑战也是重生。“它的时间跨度，它庞大的体量和纵深，它所呈现的故事弧度，以及主要人物的成长与畸变，对我都是一种狂野的挑战，一种全新而陌生的感受。——不过，在此期间，我也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，打开了想象的边境，并且收获了不少的经验。森严的写作纪律，对美的实践与追求，百姓的立场，这一片土地的温度和恩义，生而为人的操守，语言的正派及肃穆……这是需要我耐心思考，去认真处理的。经此一役，我不能说自己有过一种死生如蜕的体验，但至少洗洗一新，获得了某种底气，留给将来的写作吧。”

被问及是否担心因为作品的体量而让读者有畏难情绪，叶舟自信地回答：“我们可以打个赌。《敦煌本纪》的读者肯定是迎面而来。就像去河西走廊、就像去敦煌朝拜，有的人走得快，有的人拖家带口走在后面。但一定是纷至沓来，乌泱泱的。”

评论家汪政则通过《敦煌本纪》提倡“两种难度”。“一个是写作的难度，像《敦煌本纪》这样一本书写作就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。另一个是阅读的难度。如果2019年，你们的阅读计划里面还没有难度选项，选《敦煌本纪》没错。”

『敦煌包罗万象，她不只是
一种思想，还是重要的文化传统
和艺术』

对话

诗歌可以飞扬，但小说
必须落在地上

读品:您为何如此迷恋敦煌?

叶舟:我对敦煌的迷恋，似乎是与生俱来。只要一看见“敦煌”二字，我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，雪夜投奔，喜乐，信赖，醉氧了一般。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，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，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。唯有她，才能配得上“本纪”这个称谓。与其说我是迷恋，不如说这是一种皈依；与其说我在供养，不如说此乃一块福田。

读品:写作《敦煌本纪》的过程中有
遇见过什么困难吗?

叶舟:敲下第一行字之后，基本上一口气写到了最后一个句号。我控制得很好，不管是故事的走向与流变，还是人物的塑造，包括当初预计的篇幅，一切均在掌控之中，不曾塌陷。写作当中遇到的全是一些小问题，细节必须做实、查资料，比如冬天的戈壁滩是怎么回事，冬天的马堆上刮的是什么颜色的风。

读品:您是写诗出身，诗歌的创作
对于小说的创作有没有什么影响?

叶舟:我现在仍然在写诗歌，只不过没有年轻时写得那么多，即使不写肯定也是经常在读。诗歌让我对语言保持极度的敏感，语言的新鲜感，灵动感。一个作家的语言不好，故事肯定不好。诗歌可以飞扬，但小说必须落在地上。

读品:评论说“河西走廊有了《敦煌本纪》，就好比渭河平原有了《白鹿原》”，您怎么看?

叶舟:陈忠实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，《白鹿原》也是我反复阅读过的长篇之一。《敦煌本纪》和《白鹿原》有某种相似之处的话，那只能是一种致敬的产物。事实上，作为丝绸之路的起始点，关中平原和渭水一带的文化、风俗、乡规民约、方言俚语、社会结构等等随着当年的流民和朝廷充实塞防的措施，已经大规模地延伸到了河西走廊境内，落地生根，笼盖着陇右地区以及祁连山下的四郡两关一线，仿如一体。我以为，这是共同的根系，相似的其实是这种文化的底色，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母亲的宫房，难以剥离。

读品:《敦煌本纪》会拍成电视连续剧或者电影吗?

叶舟:我必须坦率地跟你讲，已经有很多家影视公司都在接洽。我在更年轻的时候，一说要拍电视剧马上就同意了，给我一笔钱我乐颠颠的。现在不了，给我多少钱我不在乎，重要的是能否吃透这个精神气质，因为我写的一帮敦煌的少年，他们生活在戈壁大漠绿洲雪山之中。我写的时候都知道孔执臣由谁演，沈性元谁演，心里早就锁定他们了，现在谁跟我谈，我谈条件的，也许真的请来了我所中意的导演，也许你请来了我意想中的这几个主角，也许我不要钱呢。



叶舟

诗人，小说家。
著有《大敦煌》《边疆诗》《我的帐篷里有平安》等。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小说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年度诗人奖等。2018年出版新作《敦煌本纪》，入选第十届茅奖十部提名作品。



扫码看采访视频

大读家

读书人，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